

妻子监狱旁打工守候获刑的丈夫

柔弱、普通的农村妇女孙秀兰,面对背负12年刑期的丈夫郭金菊,只身来到高墙外的一家小餐馆打工,每月定期去探视鼓励他,让他知道她就在身边等着他。她矢志不渝,默默守候着自己的爱情,让郭金菊能够积极改造,用行动来报答那份曾经拥有和正在体会的来自平凡生活的爱。

等待,我一生不悔

10月31日,上午。按照监狱的规定,孙秀兰如期来到河南豫东监狱五监区探视服刑的丈夫郭金菊。

孙秀兰老家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农村,1996年,在新乡市某建筑工地,她与来自驻马店市上蔡县东岸乡的小伙郭金菊相识。从相识、相恋、到结婚,是一段甜蜜的日子。

孙秀兰说:“我们认识的时候,只是相中他勤快、能干,心眼好、脾气也好,我觉得他是个靠得住的人。认识几个月后,我就决定嫁给他了,虽然他家和我家一样穷。”

1997年的婚礼是简单的,婚后的生活虽然没有许多浪漫,但是很充实。随着孩子的出世,家庭增添了很多梦想。虽然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瓦房内,但是看到丈夫对自己十分体贴、肯干,想着自己再次隆起的肚子,孙秀兰感到很满足。

2003年,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们感到迫切的需要就是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夫妻坚持不断外出打工,为建房做物质上的准备。

2005年5月1日,他们梦寐以求的8间毛坯平房建起来了。也在这几天,郭金菊先后往返了打工地新乡几趟。原来,郭金菊是在盘算着发一笔横财。5月2日夜,手持上制手枪抢劫出租车的郭金菊,没想到遇到了顽强反抗,最终他束手就擒。5月4日,郭金菊被商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商水县检察

院批捕。商水县法院经审理后于8月29日作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郭金菊有期徒刑12年。

郭金菊说:“当时听到判决后,两腿就软了,觉得这一生全完了,更对不起妻子,也对不起孩子。我当时急着筹钱建房,为了快点还贷款。我后悔自己的犯罪,更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想抢劫的想法告诉妻子。我当时怕她担心,想瞒着她把钱弄回来就行。”

孙秀兰说:“看到他犯罪被判了刑,我在家哭了好几天,一个礼拜都没有出门,看他是一个老实人,谁会想到做这事儿呢?平时,我啥都没有埋怨过他,就埋怨他当时为啥不给我吭一声呢。如果他当时跟我说一点儿,肯定不会出这事儿。”

牵手,说好不分开

2005年11月3日,郭金菊来到豫东监狱服刑。面对高墙电网,郭金菊如同经历着一场噩梦,他不知所措,万念俱灰。“最初四五天,脑子就想着不再活下去了,但是想到我的老婆、孩子,觉得还得活下去。”郭金菊说。

而此时的孙秀兰的内心也受着煎熬,丈夫被判12年徒刑,而她和丈夫曾经十分恩爱,她该怎么办呢?

三年前的孙秀兰也就是28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正值韶华岁月,眼睁睁看着丈夫要在监狱度过12年刑期,孙秀兰的内心十分痛苦,她的内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12年的光阴,该怎样度过呢?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丈夫判了刑,离婚协议进监狱。”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家庭会不会因为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而分崩离析呢?

孙秀兰说:“想想当初打工时他对我的关心,想想结婚后一起去庙会上看戏,他对我真的很好。人要知道满足,人要有良心,他过去对我很好,我不会丢下他

不管。当初说好在一起就永远不要分手。说了就要做到。”

郭金菊说:“入狱后半个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跟她谈,秀兰,把孩子撒给咱爹妈,你还年轻,再找个好人嫁了吧,我不会埋怨你的。她听到我说这些,就哭了起来,说‘活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定会等你出来。管教干警当时对我说,你妻子来看你,别说不好听的话伤她心。后来,我再也不和她说这事儿了。”

面对12年漫长的等待,孙秀兰没有放弃。她接过家里顶梁柱的接力棒,为了小家,为了生计,为了还账,同时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她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选择了去广州打工。

孙秀兰说:“本来想着去广州可以安心地挣钱,谁知道心里老是放不下他。3个月没见到他,像过了几年一样。总是梦见他无助的样子和失望的眼神,还知道他经常生病。3个多月后,我下决心回来。回来一个月能见他一次,给他一些安慰,帮他渡过难关。”

孙秀兰从广州回来后,马上赶到豫东监狱探望郭金菊。但郭金菊并没有很大触动。

虽说妻子承诺会等着自己,可是妻子还年轻,如果又外出打工,她能做得到吗?郭金菊的心里波澜不平,细心的管教干警发现了他没有一定的思想包袱。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激发他对生活的信心,监狱干警鼓励孙秀兰定期来探视郭金菊,给他改造的信心。

从此,孙秀兰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在上蔡县和豫东监狱之间的长途奔波。

守候,是一种勇气

孙秀兰来探视丈夫,因为路途遥远,每次都要在商丘市民刘玉玲开的小旅店住几夜,餐馆里吃饭。一来二去,她和刘玉玲熟悉了。刘玉玲对她的处境也十分同情。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来探视,天气很热,监管干警见我每个月都要跑几百里来这里,就建议我不如在近的地方找个工作,探视时就不用每月来跑步了。我跟我婆婆说了,她也同意。随后,我就跟刘大姐说我想在她家的餐馆里打工。刘大姐爽快地答应了,还包吃包住。”孙秀兰说。

去年10月18日,孙秀兰到小餐馆上班了。餐馆就在监狱的对面。这样,孙秀兰既可以拿到工资,又不耽误探视丈夫,让丈夫时时感知到自己的关心。

每天凌晨4点半,孙秀兰就起床了,开火、和面、炸糖糕,开始了一天工作;晚上10时许,餐馆的人走完了,她才和刘大姐一起回到住的地方。孙秀兰说:“在这里我从没看过电视,洗完衣服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呢。”

一年来的打工生活,因为干活勤快,吃苦耐劳,也因为她对丈夫的不离不弃,让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当有人问到她会不会后悔时,孙秀兰说:“他是我丈夫,对我那那么好,我等他是应该的。不管将来贫富贵贱,我不会后悔。”刘玉玲说,孙秀兰非常节俭,每月都要保证不亏着郭金菊。

感动,你是我的一切

2008年10月15日,监狱开放日活动,豫东监狱专门邀请孙秀兰作为群众代表来到监区,参与亲情帮教。

说到那天和孙秀兰近距离接触,并再次牵到她的手时,郭金菊还是有些激动。他说:“那天,正在休息,我突然从监室的窗户里看到我老婆和一群人朝我们监区走来。我当时心跳得厉害,以为我老婆在外面出什么事情了,心里慌得不得了。后来监管干警叫我,说我老婆来见我,我当时激动得心都要蹦出来了。”

孙秀兰说,她那天随群众代

表来到监区的时候,脑海中突然跳出想单独见郭金菊的念头,她就试着向监狱领导提了出来。监狱领导商量后答应了。

在监区外面的走廊上,当着许多人的面,过去只是通过玻璃窗相互看的他们两个现在走到了一起,两个人泪眼相望,牵着手,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孙秀兰只是安慰他说:“你是我最爱的人,心里高兴点,什么事儿别烦,表现好一点……”

“那天,我老婆穿着大红衣裳,很漂亮,我一看到她眼睛就湿了。我跟她说,我一定积极改造,争取减刑,早些出去跟她在一起好好生活。”

每个月定时来探视,对孙秀兰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对郭金菊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期盼。每到月中的周五,郭金菊就会盘算着秀兰今天要来看他了。他说,她来看我几次以后,我那些时间,晚上睡觉就感觉她来到我床前,就在我身边,做梦都在想她。

还有一件事情让郭金菊激动不已。今年3月的探视,孙秀兰给他买了一个抱枕。孙秀兰说:“你看到这个枕头就像看到我在你身边,希望你好好珍惜改造的机会。”从此,郭金菊便把这个抱枕放在床头,天天都能看到它。“我很爱惜它送来的枕头,就没有舍得用它来枕,想她的时候,我就抱着这个枕头睡觉。”说到这些,郭金菊的脸也羞得通红。

当管教干警告诉他,他的妻子工作的地点离他的监区直线距离只有300米时,郭金菊很激动:“我感到她离我很近,没想到她就在我身边。”

希望,让爱来给予

豫东监狱五监区副监区长路洪说:“郭金菊刚入狱的时候,情绪十分不稳,表现也不好,有点破罐子破摔。他妻子来探视几次以后,他的表现有了很大变化,监狱积极组织亲情

帮教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去年孙秀兰来打工以后,他的思想更加稳定,能经常主动找监管干警汇报思想,每月都能超额完成劳动任务,学习文化技能也很用功。今年年初,他被指定为小组长。上个月还参加了建筑工技能考试,技能证书很快就要发下来了。”

据透露,根据郭金菊的表现,监区已经给他的呈报了减刑一年半的报告,正等待批准。减刑的奖励不仅让郭金菊看到了新的希望,也让孙秀兰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憧憬。郭金菊说:“当小组长是管教干警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和妻子团聚。”孙秀兰说:“等他出狱后,我们也开个小饭店什么的,踏踏实实挣钱,盖房子,把孩子们抚养成人,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豫东监狱政委邵万波说:“监狱管理改造工作也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积极转变监管职能,更好地体现人性化措施,整合帮教资源,实现监狱帮教的社会化,扩大帮教效果。从孙秀兰用自己的爱帮助丈夫积极改造的成功例子来看,亲情帮教是最好、最有效的帮教措施。下一步,将以亲情转化为重点,让社会帮教延伸到狱内,确保狱内安定有序,转化效果突出,为构建和谐社作出更大贡献。”

豫东监狱监狱长高建刚说,孙秀兰的行为,是中华民族妇女忠贞爱情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她在监狱帮教方面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她不离不弃,鼓励丈夫勇敢地面对错误的人生,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样的品德对于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高建刚深情地说:“让我们共同祝福那些用真爱来支撑起人生希望的人都幸福美满吧!”

据《今日安报》

街头“卖艺救师”竟是流窜诈骗

一位音乐教师身患癌症,学生上街卖唱为他募集救命钱。“卖艺救师”的故事似乎很感人,却也让人生疑。调查发现:这些学生不认识老师,那个老师没见过学生,癌症病历是伪造的。

这个骗局已经周游了包括杭州在内的全国很多省市,目前则正在太原街头上演。

穿着名牌“募捐”

10月下旬,山西太原市柳巷街正在拆迁改造,顾客和行人都不是很多。10月19日,街口一家专卖店的门前来了两个“音乐人”,他们弹着吉他唱起歌。

天气有些阴冷,两个年轻人却热情很高,一首接着一首,都是时下流行的网络歌曲或摇滚乐曲。在他们面前铺着一地的材料,上面醒目地写着“老师患肝癌早期”“为恩师义唱”等。地上还有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是一位老师在教学生弹吉他。老师名叫刘连兴,今年44岁,任职于广州吉星吉他培训班。材料中有几十张刘连兴与学生的合影、几份广东中山医院、广州市肿瘤医院化验单复印件以及刘连兴的身份证复印件。材料上还写着刘老师正准备进行换肝手术。为了让老师重回课堂,学生们决定卖唱救老师,募捐书的落款是“阿洪、阿东”。

在算不上动听的歌曲中,有的人拭泪,有的人唏嘘。在两个年轻人脚下的吉他盒里,装

着面额不等的零钞。有人往琴盒中放下钞票时,年轻人都会停下演唱,说声“谢谢”。

但两个年轻人价值500多元的名牌鞋和国际品牌的运动衣,使他们的演唱更像是演出而不是乞讨。

两人演唱两人望风

两个人的演出一般从上午10点多开始,直到晚上才结束,募款的地方常常变动。他们一般一天大约能募集到七八百元。以10月27日为例,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他们在朝阳街东方红商城前。下午4点到傍晚6点半,转移到火车站附近。而从傍晚6点半到晚上9点,他们则出现在人流量比较大的五一广场。

从10月19日开始,他们的足迹已走过大半个太原城。

台上,两个年轻人轮流演唱。在场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他一般不说话,只是转悠着观看其他路人的举动。而在场子的10米开外,一个戴着帽子的老人也在不时地注意着募捐的人群,他不与任何一个唱歌的人接触,只是偶尔凑过来看一下琴盒中的款项。

10月27日下午,正在太原柳巷街调查的记者得知,下元长途汽车站那里也出现了一组“卖艺救老师”的音乐少年。记者赶到现场发现,正在唱歌的是另外两个年轻人,在他们面前放着同样的照片、同样的病历,募捐信的落款,居然也是

“阿洪、阿东”。

唱歌的4个年轻人、外面暗藏的盯梢者、戴帽子的老头,难道都叫阿洪和阿东?这些学生从哪里来?他们真是为老师捐款吗?记者几日来跟踪调查发现,他们都住在市区繁华路段五一广场附近的宾馆内,从朝阳街东方红商城到火车站不到1公里的距离,他们也会打车。这些年轻人之间都非常熟悉,有时会交换着唱几首歌。

“肝癌老师”不知去向

根据他们提供的“肝癌老师”入院证明和化验单,记者致电广州市肿瘤医院。据医院工作人员林小姐说,2004年,有一个叫刘连兴的人找到医院,称自己的弟弟“刘连新”患肝癌,但是一直不肯入院,希望医院给他开一张住院单,他好拿着住院单回去动员弟弟到医院就诊。林小姐表示,医院破例给“刘连新”办了入院手续,但“刘连新”却迟迟没有入院。医院方面也一直怀疑这个刘连兴是不是拿着入院证明去招摇撞骗。

而这些年轻人展示的诊断书和化验单更离谱——上面有多处明显的涂改痕迹。记者采访这些演唱的年轻人时,希望找到这位“肝癌老师”,但他们竟然没有人知道老师在哪里。有人说老师是在上海治病,有的说老师在东北疗养,甚至于他们连什么时候和老师学琴都说不清楚。最终,他们指向了其

中一个名叫瞿小伟的人,说他最了解情况。

“老大”的真实身份

这次来太原“募捐”的共7个人。据其他人反映,瞿小伟是其中的“老大”,也充当着“发言人”的角色。记者采访他时,他还在宾馆睡觉。睡眼蒙眬中见到突然来访的记者,他显得有些惊愕。

瞿小伟说,他最近一次见刘连兴是在3年前,刘连兴老师现在已经不能出来了,一直在上海某医院的病房中养病,他偶尔打个电话给老师,问一下情况。来太原募捐的这批学生中,他是老师唯一带过的,剩下的都是他自己教的学生,所以不了解刘老师的情况。

那阿洪和阿东又是谁呢?瞿小伟说:“都不是,阿洪和阿东是一个代号,统指老师带过的学生。”他表示,所有在街头卖艺的人除了募捐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练习琴艺,那些照片,病历只是帮助“宣传”的材料。

当记者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刘老师时,刘连兴的手机却始终处在关机状态。

而宾馆的登记簿揭穿了另一个谎言——“瞿小伟”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登记的身份证名字叫万从伟。而其他几个人也不是他所说的来自各地的学生,这些人和他一样都姓万,来自重庆万州,是他的老乡加亲戚。

瞿小伟、万从伟,学生领头

人的身份之谜使得“卖艺救师”扑朔迷离。为何要用假名?记者再一次找到“瞿小伟”,他有些慌乱,声称自己有两个名字,“瞿小伟”、万从伟都是他的名字,后又改口说是个误会,一时半会说不清,强调自己是为了艺术,而不是骗钱。

通过调查,记者基本了解了这批人的分工,“瞿小伟”(万从伟)是这伙人的头目,戴帽子的老头是现场“总指挥”,负责一个募捐点的演唱时间、每个演唱人休息时间和吃饭时间,以及决定下一个地点到哪里。两个轮流演唱的歌手,一般一个人唱10首歌,那个在人群中隐藏的人是在“望风”,看有没有人来“捣乱”,或有没有城管来。在募捐的过程中,三方互相并不交流,连募捐结束离开时,也相互保持一段距离以免被人发现。

卖唱团曾被各地查处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万从伟竟然在之前曾在郑州因为涉嫌诈骗被警方传讯过,诈骗的事由正是“为肝癌老师刘连兴募捐”。当时郑州很多人也被他骗了,以为真是学生募款救老师。但在警方的笔录中万从伟表示:“自己不是刘连兴的学生,照片是他们从别人手里买的”。记者与当时处理此事的郑州巡警三大队民警吕运来联系,查阅当时这起事件的图片资料发现,在郑州被警方传讯的万从伟就是在太原自称叫

“瞿小伟”的领头人。

根据郑州警方掌握的线索:几年来,一群自称是为恩师治病募捐的“卖唱团”在各地轮流上演,他们怀疑这是个全国范围内的团伙。记者从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上了解到,从2005年3月开始,为“恩师刘连兴募捐”的卖唱少年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近百个城市,其中就包括杭州。以10月为例,10月初是在宁夏;10月10日是在郑州;10月18日到太原。而在各地也屡次被警方调查后认定为诈骗。

据了解,这是一个利益集团,学生是假的,募捐是假的,连募捐的道具“肝癌老师”病历也是假的,他们互相有着某种利益关系,但组织是松散的,即使被人揭穿,因为金额少也很容易脱罪。

记者就此采访了山西省相关法律人士,志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秦志刚表示,像这样以自己或老师得了肝癌为借口到街头卖艺募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诈骗,但很难够得上犯罪。因为目前国家法律对这种情况还没有明确界定,人员众多,数额分散,相对来说管理和处罚有很大的难度。

调查结束的前夕,寒流来袭,记者再一次到了这一群年轻人表演的场所,大风中,几个年轻人仍然在奋力唱着一首校园歌曲,“爱是什么,我不知道……”高音飘荡在风中。

据《今日早报》